



吞松閣集卷之二十四

續文獻通考四

國用考案十一則

臣謹按經國之用博矣而足用之要術有三焉曰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禮而已我

朝自開國以來崇本抑末敦實去華無徵發期會以病農無奇技淫巧以病工無加徵重稅以病商賈卽偶有征伐而民不饑間遇水旱而民不饑省方問俗

清蹕經臨頓宿供帳絲粟不擾用是民得寬其手足盡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力生產田無曠土市無閒廛衣食既裕輸將亦輕所謂本富爲上者此也則生之爲道得矣臣恭讀

實錄崇德三年

太宗文皇帝諭曰朕蒙天垂佑各國臣服財用饒裕當此之際我國新舊人等若不急加養之更於何時養之大哉

聖謨此真天地父母之心肇開鴻業之本也嗣是

累朝繼述彌迪

前光求所以惠我民者惟恐不及

世祖章皇帝甫定中原凡故明加派以及荒闕諸賦亦

既除洗盡矣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五十二年

詔天下丁賦據五十年丁冊爲額永不加增

世宗憲皇帝念江南之蘇淞浙江之嘉湖賦額較重清釐減免我

皇上善繼善述先後蠲除共六十餘萬兩若乃念左藏之充盈嘉民生之悅豫暢茲嘉樂益茂隆施則若康熙三十年五十年雍正八年乾隆之十有一年賜復蠲租普周四海他如恭遇

國家慶典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二

聖駕時巡隨地隨時除逋免賦古之所稱爲曠典者今則直以常例循之故沐浴膏澤帝力幾忘歌衢擊壤之風豈獨堯民爲然歟至於小遇災傷蠲賑並舉痾瘵饑溺列聖一心顧臣不必備徵前事卽我

皇上念切民依發帑動輒數千百萬此皆耳目所親見婦孺所能言者至于宮府之內服御之具莫不躬行儉德用率臣民

聖聖相承訓謨具在不愆於用而又不苟於用如此然後知生之有道取之有制而又用之以禮宜乎財用足而藏富於民永永無弊也按馬端臨考惟漕運振卹蠲

循
貸各爲一門餘均以歷代國用統之未爲明晰臣等恭

昭代典則分列九門首節用昭

盛德也次庫藏慎典守也次賦額次用額明量入爲出也次會計允出納也由茲五者而制用之道備矣於是舉其用之大者則有俸餉漕運蠲貸賑卹謹述其制釐爲四門然後良法美意燦然秩然以視周官九用之式不啻彼列其綱此詳其目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之謂也然則若漢之均輸唐之租庸區區小補之術皆無足比數者矣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三

右國用考總案

臣謹按大學傳平天下終以生財生衆爲疾必要以食寡用舒而後財可恒足則節用尙矣堯舜茅茨土階大禹惡衣菲食文王卑服康田稽古準今若合符節伏稽我

朝開國之初

太宗文皇帝首以崇尚節儉誥戒臣下聖子神孫遵祖訓式舊章莫不躬儉德爲天下先百餘年間海內殷富民氣和樂

皇上綏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而閭閻不知帑藏不匱

此可以思其故矣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然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不加賦不吝施而用自裕夫不節則財不可得而蓄不蓄則用不可得而制然則節用者制用之本也故敘節用恭錄列朝聖訓弁之卷首焉

右節用

臣謹按庫藏之設前代不盡可考惟馬端臨考詳載宋制則元豐之庫已三十有二而激賞封樁大觀東西之庫猶日增以偏安一隅之國而金帛山積至指爲瓊林大盈之比抑亦侈矣明則甲乙等十庫外又有天財通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四
集東裕珍寶東庫及諸磁庫蓋亦不可得而數也我朝內府之庫六戶部之庫三而天下之財賦胥筦於是宜若儉于蓄聚而不足于用者然而蠲復之

詔歲頒賞賚之典月舉初無損于紅腐貫朽之盛此豈有異術歟夫以漢文之富國後人猶推本于躬履朴儉之所致况以聖人節用之道行之者乎臣故序庫藏于節用之後用昭我

國家之恭儉有制信足彰信兆民垂訓萬世也

右庫藏

臣謹按故明末造軍役繁興征歛無藝自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卽詔天下征收錢糧悉依萬歷年閒科則除一切遼餉邊餉練餉房號各色苛派民獲蘇息

列聖相承恭儉有制口賦不算浮糧盡蠲維正之供永垂定額茲據會典兼考乾隆二十九年奏銷冊彙登田賦及諸課稅實數於篇以著國用之所自出其各賦沿革事例均分見本考不複載

右賦額

臣謹按國之用經費其大端矣於經費之中頒之式而準是以爲損益則有定用者有定額也非經費之用預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五

其事而多方以爲儲待則無定用者亦有定額也常用有額而量入爲出之法具待用有額而有備無患之慮周臣故敘用額於賦額之後俾人知天下之財還爲天下用之而

聖朝經國之猷亦畧見於是矣

右用額

臣謹按俸餉國家經費之大者無以裕之則財匱無以制之則用耗歷代以來豐嗇俱弊

本朝定王公百官俸銀祿米已足瞻身家勵廉隅矣世宗憲皇帝於內官增給祿米外官增給養廉今我

皇上於內官又增給恩俸體卹周至霑被優渥至於簡兵而餉不空糜足餉而兵皆宿飽法意良美允宜宣示萬世以垂法式茲叙俸餉則本之會典則例養廉則本之戶部則例先書見行定額於每條之首而歷年更定沿革則又恭依

實錄分條序見焉

右俸餉

本朝逮下之恩於在廷諸臣常祿之外

龍光下被舉凡

御書之寶

春松閣集

卷二十四

六

天府之珍固已錫予便蕃矣至於撫卹禁旅自康熙年間設立官庫貸餉以資其生至四十五年免未完銀至三百九十五萬餘兩旋罷官庫復設總庫至五十六年又免未完銀至一百九十六萬餘兩我

皇上登極之初復借支餉銀至乾隆三年仍盡免其所

未完者他若發帑取息以待兵丁吉凶之事則由京師

而及駐防由八旗而及綠旗靡不周遍而且遇巡幸則

有賞遇出征則有賞遇災歉則有賞渥澤殊恩沉潛匪

洽宜乎士飽而馬騰度越千古也至於吏胥匠役各給

廩餼猶古者代耕之義然而其人微矣乃

臣恭閱

記注乾隆三年

上諭外省有荒缺賦銀之處向例在知府以下等官俸
工內扣除抵補朕念佐雜微員力量單薄不應在扣除
之內已於乾隆元年三月內降旨諭令在督撫司道大
員及府縣正印官俸內酌量均攤以抵所缺之數今思
官有崇卑役無大小微員俸工既免其均攤其餘各衙
門人役皆當差効力之人工食銀兩藉以養贍其家若
因荒缺扣除則餬口無資情有可憫此項兼計十二萬
餘兩著於乾隆三年爲始各省大小衙門人役工食皆
準於地丁項下照額定之數全行支給免其扣荒使執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七

役之人均沾恩澤

臣

伏讀之下念以吏役之微上厘

宸衷古聖人痾瘵饑渴未有若斯之詳且盡也第內外
吏役繁多數日零雜不能備登謹於俸餉篇末附著萬
分之一焉

右書俸餉後

謹按漕運自明開會通河始罷海運陸運而爲僂運
自支運變爲兌運又爲改兌始罷民運而專以軍運法
甚善矣顧明臣邱濬言唐宋之漕卒有番休今則歲歲
不易宋勞船有載塩之利今則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
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云云以今考之運丁

有贍用之屯田有官給之行月有民輸之贈貼而且貿遷有無賈獲三倍以船爲家歲樂團聚其視濬所言不啻方圓黑白之不相入也然卽濬言推之知明之司漕者率皆左軍右民交兌之際軍日益橫需索無厭民不任漕而其苦或且十倍於漕此我

朝改軍民交兌爲官收官兌天下所以稱便也夫漕供天庾比他賦爲重例不豁免

列聖以來稍遇災歉或蠲全或蠲半或緩徵或壓徵或截留或折色其有可以便民者固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至於運軍明則軍也今則民也明則瘠民以肥軍又瘠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八

軍以肥官而漕政弛今則官不得扣剋以病軍軍不得勒索以病民而漕政肅額鮮侵虧期無違悞民忘其徵歛軍樂於委輸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此道得也茲叙漕運分爲五條曰規例曰限期曰漕官曰官船曰倉庾每條首列現行事例而歷年沿革則各附於後焉

右漕運

臣謹按會計之名始于禹至周乃具其制漢興倣羣吏致事之文令郡國上計法尙未備唐元和始有國計簿然藩鎮強法不克舉故言理財者莫詳於宋乃論宋者咎熙寧之變法而不深咎變法之所自夫嘉祐以前諸

郡積留錢物省司殊不知收支數目攢簇不就而主計者不知出納弛放至此用安得不匱法安得不變至變之不善轉以向之弛放爲寬大豈知變法之害皆廢法者致之使誠月要歲會綱舉目張出入無蠹上下交足雖有如王安石會布者數十輩豈能恣其變亂哉臣用是知理財之道誠莫先於會計也獨是會計者君相之所不自爲黎庶之所不與知專而責之於有司分而寄之於群吏貪官滑胥樂其縱而自便也則相與上下之故會計之說歷代重之卒未有能旣其實者我國家崇德初年卽令戶部立錢穀簿嗣是以來疊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九

命修賦役全書除煩去苛條分縷析固已按籍而稽易於運掌矣至我

世宗憲皇帝振刷吏治肅清虧空我

皇上仰承

先烈總攬乾綱懲貪警惰罔有不恪初無事於根括驅磨之文而會計之道得焉何則貪墨之風靖斯會計之法明會計之法明斯出納之數實然後利不中飽澤必下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真操會計之源以治其流者豈規規於拘轄鈎管之末所能善其事者哉臣故恭

據

寶錄

記注采之以著於篇而揭之曰會計所以昭其法也

右會計

臣謹按周禮荒政十有二首曰散財卽振也謂之曰財則不止於委積矣遺人掌鄉關之委積以待糴廩人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誦者則令民移民就穀穀卽鄉關之委積也後世發粟振饑始此其亦荒政散財中事歟抑荒政以待大侵而移民就穀歲或有之歟顧救荒莫急于振亦莫難於振虛飾覆蔽不上聞一難也勘報往復民不及待二難也漏畧侵冒澤不下究三難也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十

奸民倖災扇惑要挾四難也儲蓄無備轉輸不繼五難也故曰救災無善策歷考前古惟宋差善其所最著者則富弼之於青州滕甫之於鄆州弼之時河朔饑而民流於青甫之時淮南京東饑而民流於鄆然則其時全活者獨流民之在青鄆者耳河朔淮南京東未聞有所以處此則孤老篤癯之不能爲流民者可知矣夫水旱風雹之在天地如人之有疾病然雖善養生者不能無而惟善養生者不爲害所謂聖人平天地之憾者正在乎是我國家

聖聖相承太和之氣翔洽宇宙災沴不作俗用康阜然

而如傷在抱不災若災周諮嚴諭先事彌惕用是雖一時一隅之旱澇臣工無敢有掩飾不入告者而且嚴奏報之限先撫卹之令則無不及待之民矣責親勘於大吏榜振數以示民則無不下究之澤矣恩明政肅災寧則奸弭發倉截漕朝令而夕行所謂五難者殆無一焉古未之有也然則荒政之善莫逾我朝矣臣故敘振卹而疏其畧於卷首焉

右振卹

臣謹按馬端臨考自漢迄宋蠲租賜復之詔畧可指數降自五朝代不數見準今律古曠典殊恩未有如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十一

本朝之盛者

臣伏讀

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四十九年將蠲免天下錢糧因諭戶部方朕八齡踐祚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先政在養民蠲租爲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共計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

姓將安施乎洋洋

聖謨千萬世下猶當仰見

大聖人父母斯民之心嗚呼此

仁皇帝之所以爲仁也臣又伏讀

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七年以河南民風醇樸向義輸

忠困

諭曰因荒歉而蠲免正賦者乃振窮卹困之意若群黎共敦善行以迓天休屢歲有秋災稜不作則賞善旌良朕之加恩沛澤更爲愉快着將雍正七年額徵錢糧蠲免四十萬兩又以廣東雨澤均調百穀順成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三

諭曰此皆該省人民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

上天垂祐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遂亦蠲免額賦四十萬兩因而徧及各省一例通蠲夫因歲豐而蠲賦嘉俗善而寬租此尤前古之所未聞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繼述爲心痛癢在抱免歷歲之逋懸減額徵之賦稅

巡方所至蠲復頻仍災沴偶聞徵徭罷輟敷仁均惠淪廣浹深固已靡歲不有歲不勝書矣乃猶恭依

聖祖仁皇帝恩例於乾隆十年普免額賦於三十一年普免漕糧推曠蕩之鴻恩萬民同體洽昇平之惠愷

列聖一心猗歟盛哉蔑以加矣茲用編輯垂休萬年第
端臨考蠲貸並名今則專叙蠲免而貸粟止載例而不
載事以初貸後免者已入蠲免宜從省文故改蠲貸爲
蠲免云

右蠲免

吞松閣集卷之二十四終

吞松閣集

卷二十四

三



蠲免

蠲免以所貸銀兩各日入監候宜發省文始如蠲貸
蠲免者蠲貸並名今則專叙蠲免而貸粟止載例而不
載事以初貸後免者已入蠲免宜從省文故改蠲貸爲
蠲免云

吞松閣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鄭虎文炳也著

門人欽州馮敏昌編次
男師亮師靖師愈謹梓

文一書啓

與友人論功過格書

先生易某友功過造命格爲改過造命格且著爲論以世俗求福田利益之人先生乃引之以至於聖賢之道此如苦海慈航不擇人而渡之盛心也顧吾不知先生必欲人之信其說而從之乎抑不必人之信且從而姑自善其說乎吾有以知先生不徒自善其說而必欲人之信且從也欲人之信且從而驟以聖賢責之其人而吞松閣集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一

聖賢之徒歟則必無事於功過造命格者也其人斤斤於功過而曰造命則其人非聖賢之徒也非聖賢之徒而語之以聖賢是之謂失言且非特失言也其失有不可一二數者請爲先生談其粗可乎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夫執鞭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夫執鞭求富視行功過格以祈福者爲更下然而且曰吾亦爲之不啻縱其心之所往而後徐示以窮而思返之路此真救世婆心醒世妙用後之解此者獨有孟子耳故齊王之好貨好色好勇好樂無不可曲順其意而爲之說此卽法言不改與與之言之法也蓋進言之道必至法

異兩盡而其人終不悟然後謝絕之庶幾無憾於已無負於人不然吾實無術而徒咎人之不我從乎夫無術不學之故也吾自愧之不暇而敢委過於人乎此其道必本之以忠行之以恕而善其忠恕之用又必知經知權而後可不爽其分然人則有知忠知恕知經者矣而率不知權何則泥於宋儒聖人達權賢人守經之說而不知經權非判然兩物缺一不可者也試思素位之道有終身不變者有萬事萬變者不變爲經萬變爲權然無此不變者何以權此萬變者乎則不變亦未始非權一時無權必失一時之輕重一事無權必失一事之輕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二

重蓋卽道之不可須臾離者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能立之人未可便許其能權非謂立以前全不知權也然則離權守經吾恐所守之經猶之芻靈木偶未必果合於道而此不合道之經使僅以之律已尚不失爲必信必果硜硜之小人而宋儒則往往以此律人於是千古以下無完人而爲善者懼矣昔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此繼富也然而與之釜與之庾矣使無五秉之與孔子無言也衛輒之難子路死之子羔去之使其宜死則去者非也使其宜去則死者非也而孔子皆無貶詞蘧伯玉值甯氏之難先事而出事定而歸其於君國

死生治亂若秦之視越使無孔子卷懷一語稱之爲君子後儒又不知作何許痛詆矣此權之所以不可不知也夫不知權將并不知經而不知經權則由於不知忠恕顧忠在內微而難盡恕在外顯而易知欲考其心之忠不忠必驗於行之恕不恕而求恕之道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語盡之矣以之立教所謂善誘也以之用人所謂器使也以之治民則寬以得衆也以之禦亂則疾不仁之不爲己甚也是卽所謂恕也然此又非聖賢薄待天下謂莫己若而不以責己者責之也如感憂懼三者聖人實自知其不能無耄期倦勤聖人實自知其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三

不能不倦自知不足而敢以有餘責人乎蓋其爲心也小小故謙謙故虛虛故明明於己故知己之多所不能而責之必重以周明於人故知人之多所難能而責之必輕以約人與己有同責經也責同而輕重異權也中心之謂忠如心之謂恕此本忠以行恕順而不逆經也如心以出之而不必其得我心不必如心以出之而後可以得我心此用恕以全忠逆而後得順權也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微乎其微矣而所以扼其要者不外大學所藏乎身四字故孔子誨人不曰君子求諸己則曰古之學者爲己而已矣嗚呼此真聖人終身行之不能盡

所謂堯舜猶病者也脫有不檢始於自信果於自用是已而非人所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或且反用之而其歸不可知矣古之人所謂心用廩廩而口常訥訥也其敢率然自許曰吾其中人以上者乎其敢率然許人曰爾其中人以上者乎自謂中人以上者則以賢自居也謂人中人以上則且以聖自居矣揚雄擬易而作太元擬論語而作法言河汾事事規撫孔子彼其人皆雄視百代者後人猶緣此而嗤鄙之况其遠遜古人者乎故天生德於予非孔子不可爲是言舍我其誰非孟子不可爲是言且孔孟之爲是言亦各有所爲也陳蔡之厄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四

雖大賢不能無吾道非與道大莫容之疑其下此者愈不能無疑疑則必將變易所守而伐檀削迹微服過宋禍更烈於陳蔡故聖人懼焉爲是言者欲諸弟子及天下萬世知凶暴之必不能逆天而修德之足恃所以爲教也至孟子則憂世苦心卽是語和盤托出幾於聲淚俱盡蓋有不堪讀者豈侈詞乎哉故人之立志誠不可不高而持論不可過高過高必有行不掩言之病且人亦不易從必將違而去之欲益於人人未受益無益於人轉損於已不可不慎也先生今者執一行功過格之人而期之以聖賢使其人自知聖賢之必不能爲而又

知行功過格之不足取重於君子勢必并此行功過格之心而盡去之矣夫今天下之人苟皆能行功過格以求福則求福之心雖非而爾室屋漏時若有臨上質旁者司其善惡而降之殃祥其不至折而入於不可知之域也必矣久而與安習且成性安知不并此求福之心漸消漸泯乎卽不必果能消泯而已事乎此者益堅其心未事乎此者咸尤而效由家而鄉而邑而郡不居然比戶可封乎鼓之舞之因勢而利導之內則守經以竭其忠外則用權以達其恕未必非聖賢因物濟物之苦心妙用也奈何遽責人以所難難而或廢然自沮其於

餽羊存禮之心不能無憾矣然而先生之心聖賢之心也先生之說聖賢之說也人生無往非過何有於功此一言非責躬甚厚力行內訟之功者必不能道顧乃易其功過之名爲改過而猶仍其造命之說則似猶有世俗之見者何與夫命者天也天之尊以崇效卑法上下回流之聖人雖曰參之實則贊之而已故先天曰弗違後天曰奉天時如子之於父繼述焉爾如臣之於君無成代終焉爾無敢改父之道而輒以帝制自爲者請卽以孔子證之孔子之作春秋也後儒謂賞罰予奪上及天王聖人直以天自處其說一出遂使學禮從周之聖

人陷而爲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之罪人而千古莫悟其
非夫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所以
存王迹也王迹者何禮樂征伐是也存王迹者何歸禮
樂征伐之柄於天子也故書王以明共主之當尊書時
書月以明正朔之當奉使果黜天王而改夏時是身以
僭亂訓天下而謂可以罪天下之僭亂者乎卽其中或
書爵或不書爵或書葬或不書葬或日或不日薨或
地或不地皆因魯史之文而魯史則又據列國赴告之
文以書非孔子可擅自筆削者也然則所謂筆削者何
在筆者筆之而存其事削者削之而去其文其去者無

關於王迹者也其存者必中有美惡焉王迹之所繫也
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美惡自見則亂臣賊子之罪雖
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故足懼也彼亂臣賊子不懼
其君不懼其父篡且弑矣豈獨畏匹夫一字之誅乎然
篡且弑者故未嘗明告天下以篡且弑必又從而爲之
辭則惡名之昭布森列猶其心所懼也今而直書其事
稍戢焉故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爲萬世慮欲
救篡弑之禍什一於千百中其心如是其義如是名雖
作而實未嘗作所謂知我惟春秋者此也然而春秋魯

史也掌之有其官凡非其官者無得侵焉侵官罪也況國史乎以國史爲私書罪且隣於僭矣故又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也烏敢以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自予如後儒所云者哉後儒之論聖人如此於是自命爲聖賢之徒者放言高論入於悖逆而不自知僕每讀其書未嘗不惡其妄而哀其愚也今區區一求福之功過格耳幾亦欲以天自處而侈其事曰造命夫造者自無之有之謂惟天育物故謂天曰造物惟天化物故謂天曰造化今以造物造化之命而欲以下土之蟻蝨起而造之何其悖歟論語曰知命知之而已中庸曰俟命俟之而已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七

孟子曰立命或謂造命卽立命之義不知命何以立不過修身以俟猶是中庸俟命之說也俟之何如不過歿壽不貳猶是中庸居易之說也命有壽其存養之功不以貳命有歿其存養之功亦不以貳其歿者雖壽而不過百年命不得而永之其不貳者雖歿而可以萬世命亦不得而促之此所謂自立之道不係乎命者故曰立命命固非吾之所能造造命之說皆不知命者爲之也故聖人重知命先生方謂功且不可居豈反謂命或可造乎毋亦稍失輕重矣倘謂造命二字可存則功字并不可不必易何則功過對文也猶言得失耳書其行之得

者爲功書其行之失者爲過沿襲舊名用資考課非矜而自功之也且功亦豈聖賢之所諱哉日知其所亡則知不必諱月無忘其所能則能不必諱孔子自敘生平曰立曰不惑曰知天命曰耳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歷自著其功之所就如此蓋不自明其所已至并無以策其所未至故功在民物者宜忘而功在身心者不宜忘也然此猶爲自治者言耳若以之教人則更不然必將示之以所易而動之以所欣夫仁道至大也若聖門諸賢列國名卿孔子類皆不許其仁然而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言之甚易此與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同意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八

所謂示之以所易也齊宣有不忍一牛之心而卽許以保民而王滕文有爲國之問卽許以新子之國所謂動之以所欣也然則效且可言況於功乎且子之告由曰知之爲知之使自識其功也不知爲不知使自識其過也謹而識之積而久之學日益進理日益明向之所識爲功者追其後考之烏知非功又烏知非過前之鑒後之師則書功書過未必非強爲善者一銘座書紳之意而又奚咎焉先生之論未免過信宋儒守經之說鮮因時度物之權責望庸愚同於豪傑忠則有之恕則未也蒙竊不能不爲先生惜焉嗟乎巧僞萌生狂愚鬪進紛

紛而接於目者非特無中人以上之人亦安所望中人
以下之人乎中人以下猶是孔門子禽孺悲一輩人卽
孟子所云一鄉之善士者尚不足以當之况敢言中人
以上乎僕生六十年矣求爲鄉黨自好者且未之及何
敢希心聖賢後談大道然而慕賢好善之心未盡泪沒
每歎先生安貧樂道不求聞達教子弟以孝弟力田化
鄉人以忠信篤敬聞過而喜見義必爲抑亦可爲勇行
之君子矣僕何幸以垂老之年辱有道之知輒欲從先
生作平原十日遊相與上下其議惜乎道遠晤稀卒不
可得茲承下問用敢獻其所明並據素所欲傾寫於知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九

已者不自知其言之瀆也夫豈敢自逞其辨乎大叩大
鳴小叩小鳴聊用吾叩徐俟蒲牢吐響俾聾者得春容
以盡其聲云爾幸垂教焉

爲友人與某太守書

某公閣下竊念寒門辱與公有孔李之睦者於今二十
有六年矣先嚴爲某指數浙東名宿必首及公時雖弱
齡亦耳熟焉志之不敢忘徒以稚齒無緣自通又隨侍
滇南隔濶萬里慕德懷賢日月俄積歸里後恭聞剖竹
皖城移旌黃海郭伋筠驂任棠盂水古風載穆益用心
儀第念某年未及冠遭此閔凶忍死須臾以圖安靈奠

生而又窮迫無可告訴因憶疇曩所聞於先嚴者文章
氣誼莫如明公用附鄭宮贊赴徽之便泣請引手之援
而民遲廉公尚歌來暮欲卽策蹇迎謁又以艱於斧資
盤桓不進遙瞻旌節以日爲年不得已具書畧陳顛末
惟仁人君子聽而哀之先嚴素性清慎宦無餘財不善
事上卒與禍會辛卯正月十九日自滇赴京四月廿五
日下刑部七月廿九日以痰疾卒長途登頓獄戶悲涼
父子二人更相爲命尚待雞竿之赦遽罹鵬集之凶其
罪則百身莫贖其事則徒手難支賴先嚴同譜諸大人
及丁侍御戴比部兩公相助庶得凶禮粗具旅櫬言歸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十

已於十一月三十日抵里門停棺丙舍然而老母諸兄
尚畱南詔長途累重正不知歸計何如死別生離一身
并集此皆某等罪孽深重天降酷罰視息空延死有餘
責尚何心顏開口向人道說長短然有不容不告哀於
左右者某家故有老屋數椽薄田數頃自經籍抵歸無
立錫卽今某孤踪萍泛寄跡無所况家口垂三百指又
非十笏五架之地可以容膝而滇南啓行約在初春度
夏首必到使事不預圖則宿食靡托旣不能代亡親而
苟活又不能安老母於初歸此某所以椎心泣血旦夕
不能自存者也近已訪有一椽價議千金促立契約先

須半價否則他屬失此更無可售之宅某故洗手隻立又
身長異地故鄉無幾相識加以患難之餘爲衆所棄齒
序卑幼益不見接雖戚黨間有力者皆視如秦越往與
之言徒取憎厭古所云施德於不報之地者計唯大賢
能之用敢跋涉千里佈其悃忱伏望追往念存同我憂
患惠分清俸榮拜仁粟俾某輩獲一問視老母寢膳之
所則雖死之曰猶生之年也極知公廉不自潤瀆請非
情急而相求尚祈破格以濟不卽殞滅誓必酬報惟公
鑒焉抑更有請者某百端交集勢難久客三月望前準
擬返棹如得候公下車後成行實諧夙願或公未卽得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十一

替則草堂之資尚懇飭妥役資赴來徽俾某得虛往實
歸以集厥事尤所仰望也臨啓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爲胡海南徵刻時文啟

自六經作而古今之文章皆原本於是然各得其性之
所近以成一家言不必盡軌於道而溺於其辭者往往
耽之亦得不廢於世若制科文代聖賢立說又

國家資此取士以儲卿相之思同於虞廷敷奏之言故
繩尺獨嚴於他文所由清真之訓發自

天衷永爲萬世法式者也然持此以求天下之文或合
或不盡合夫豈抗而不從歟抑亦欲從末由耳夫文之

真者必清顧清非腐木濕鼓之謂苟得其真縱橫奇變而亦不詭於正易奇而法經已先之故韓之原道可翼孟子杜之北征可嗣變風然則斤斤於尺寸間求合於先民之面目者陋矣蓋求清者必於真而求真者必於理理不明則辭不達強而達之皆詖淫邪遁之流耳其可代聖言而用爲敷奏之具耶嗟乎子禽以聖門之弟而猶疑仲尼之賢子路以升堂之賢而不悅南子之見賢者如是凡人可知親炙如是後世可知讀遺言而得其心良亦難矣朱子集傳之作後人猶不能無毫釐之疑况衍傳而爲熟爛講章者亦又何說今乃不尊經而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七

尊傳并至尊傳而尊講章徒視四子書爲弋取科第者所有事而不知奉爲物躬致用之本譬之門外人欲道其堂皇廊廡之高卑廣狹且不可得况能數其室中所扃鑰弄藏之珍美乎此理所以不明而文之真者難也愚謂人不能爲聖賢必不可不爲聖賢之徒要當兢兢業業以四子書爲守身圭臬榮利之念不設於心而後旁通他經參證諸史歷之身世是非得失之故確有見於聖賢之言直足合聖凡賅古今無鉅細若著蔡之必驗者然後本所躬行心得之理以說經則朱傳猶筌蹄耳何講章之說者存又何先民之格者存耶如是以爲

文雖不敢謂無言之不幾於道而畔道之言庶乎其寡
用以敷奏吾知他日明試之功可卽於其言決之拔十
得五由此無爽

聖天子諄諄以清真爲多士之文體訓者意固在是豈
徒以文爲哉僕曩者竊欲推廣

聖訓願與天下有志斯道者共進於是徒以才力薄弱
近益衰病棄此不事久矣今安吳胡君海南負雋才操
選政其所梓行不脛而走已徧大江南北猶以爲未盡
天下之奇將欲令海內之通都大邑名山巨川足跡無
不到資以助其文章雄傑之氣而因搜奇訪逸捆載歸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三

來編次成集欲上繼俞氏百廿名家下掩蔡氏三十名
家之選而首途新安訪余山中爲道說胸次觸余數十
年鬱鬱未展之懷因傾囷倒篋出之聊爲主文站者進
其一得之愚且以告世握靈蛇之珠操崑山之璧者慎
勿靳囹象之求陵陽之採各出其秘以襄茲集之成則
景星鳳凰僕且爭以先睹爲快矣

徵家兄經畬先生壽言啓

余同懷兄名象占字觀我號經畬廩膳生先世由甬東
遷餘姚

國初始遷於嘉興之秀水凡四世矣曾祖父祖父皆明

諸生也不仕後以子若孫貴均得贈官先大夫黨參府君雍正癸卯舉人以詩文主壇坫者三十餘年著有耕餘居士集行於世年四十兄始生生之夕先大夫夢有作樂驅象若虎者入寢室寤而猶聞樂聲越四載文生因各以象虎命名志夢也兄生數歲如成人遇賓祭禮若素習者稍長通七經好治古文詞時藝品在艾東鄉高東生兩先生間乖時好久困場屋或規之答曰言心聲也違心適俗小事且不可况經義乎卒不悔家故貧徒四壁立意氣豪邁睥睨一切善飲飲酣縱談天下事辟易四座陳同甫辛稼軒一輩人也性坦易於人無所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古

不接獨不喜見要人而世之齷齪者尤所畏惡嘗遊淮揚間富人盛供張歛之且請留笑謝曰吾不耐此去之故山左大中丞李公清時者文同年生也時以詞臣出守嘉興數延問經史疑義甚懽洽然語不及公事中丞心重之乘間言曰學官例舉優行生於學使者學使者貢之禮部率不稱吾將藉君以式多士兄懼然曰某之不足辱公命固矣公以某弟故知某舉某人皆以爲私某不足惜義不可以累公果爾某不復見公矣中丞太息罷去後嘗爲人道其事云兄年十九而孤時有處姊三待字在室文未聘而兄亦未娶喪及昏嫁事兄以一

手搯拄困益劇無以供菽水則請於先太宜人謀出爲負米計文曰剛正詳密弟不如兄屈已同物兄不如弟弟請爲行者於是兄曰夕侍太宜人側而太宜人有風疾歲數舉發發時輒惡聞一切聲聞則驚眩昏絕侍疾者屏氣至不得息兄與諸女兒更迭扶持往往彌月廢寢食又疾非人參不治太宜人憐其貧却勿御則詭言以湯藥進乃飲坐是多積負度索負者至迎止之終不令太宜人知也弟兄垂老同七箸奉孀姊於家三十年今甥且有子八齡矣猶自課之未嘗有倦色丁亥之歲文病目幾瞽凡藥兄必手閱煎和日三四臨視夜則露

吞松閣集

卷二十五

十五

禱於神明年文子師亮病亦知之其至性如此兄少負奇氣有經濟才思立名於世久之不遇逃於禪閉門持貝葉如枯僧顧遇有感觸英氣勃勃出眉宇閒蓋猶欲用其所未足也元配徐孺人繼配熊孺人女三長者歿子未生已丑十一月朔六十初度文敢粗陳梗概乞言於當代之有道德而能文章者藉以爲介壽之獻且使余兄得附鉅製以傳感且不朽

吞松閣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鄭虎文炳也著

門人欽州馮敏昌編次
男師亮師靖師愈謹梓

文二序

張明府陸宣公翰苑集注序

余觀唐宋中興名臣有王佐才而未竟所用者陸宣公李忠定公二人而已嘗愛讀其集謂足壯膽識益神智出入輒以自隨今老矣無所復用於世又病廢學二書束而不觀者已數歲今來新安得見歛侯張君蓀圃所著宣公翰苑集注徵引繁博考核精詳於唐事尤詳焉顧念是集非經生家辨圖之所聚詞章家漁獵之所及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一

上之奏議無所用其體下之帖括無所資其助夫孰從而好之讀之注之哉今之所好所讀所注者或詩或賦或古今試帖或賦彙諸題擗摭勦販用爲剽竊之具而小夫俗儒人手一編珍爲鴻寶雖六經諸史未盡寓目其他則又何及而君顧讀人之所不必讀注人之所不必注果好其文與抑不徒好其文與昔者蘇文忠公嘗好讀宣公文故其稱之曰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迄今考之文忠亦殊無愧斯語蓋其素所蓄積然也然則文忠其宋之宣公乎而君則今之文忠乎不然而何勤勤於是也嗟乎宣公當日使無延齡之

讒必不貶卽貶矣被召不卽死且復相其所成就當不止是乃身旣放黜而唐亦終以不競以視文忠之以新法謫忠定之以和議沮千古一轍其可悲也余家宣公故里東郭外有石梁以公得名兒時過之長老爲余道公生平心慕之用是愛讀其文旣通籍奉使嶺表泛海抵瓊臺經文忠忠定二公貶所俯仰憑弔未嘗不歎古今來用者不才才者不用如三公者正復何限徒傳其區區之心於殘編斷簡中以供有心人感慨慕悅於易代之後斯誠其遇之窮乎抑亦有世運焉不可得而強也君今以盛年遭際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

堯舜之世膺民社稱循良駸駸乎向用矣志宣公之志學宣公之學而遇又過之不可謂非厚幸將來樹立宏達以不同乎古人者繼古人後而是注其職志也余自顧少壯碌碌坐廢撫卷追悼彌慙昔賢因爲之序以告天下欲讀有用之書儲經濟以翊休運者請自宣公翰苑集注始

金陀薈萃序

嗚呼吾今而知文章之事天必有所大不忍於人者而後生聖人以作之復生聖人以述之千萬世遂以有其事而不可廢何以明其然乎吾蓋讀金陀薈萃一書而

知之矣金陀薈萃者金陵岳君水軒因其先世宋鄴侯名珂者所輯金陀粹編增訂而成之而金陀粹編則鄴侯爲其祖忠武王辨誣而作者也昔忠武爲檜賊所搆陷死獄中孝宗白其誣追復爵土贈卹有加至今忠武之心所謂如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者矣顧當檜誣而殺之之時也御札則收之矣功狀則削之矣熊克王伯庠之輩則曲筆而記錄之矣使鄴侯不積數十年卧薪嘗膽之苦心捃摭掇拾徵信考疑條列而上之於朝則宋史檜黨之筆傳於後世後世必以爲史冊所載未盡事實則建儲一奏之疑於邀名淮西逗遛之疑於

怨望棄山陽而保江之疑於失計人誠不能不高忠武之功誠不能不哀忠武之枉而終不能不訾忠武之心夫殺其身滅其家而白其心忠武之所甘也王其號榮其嗣而沒其心忠武之所痛也且非獨忠武之所痛也古今來忠臣義士往往仰天椎心至於斬頭陷胸而不能自明者又豈少哉此鄴侯所以抱區區之心而不能自己者也顧吾聞之唐張巡許遠之守睢陽也城陷身死矣其時猶有疑遠辭服於賊者昌黎以爲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前人事因書巡傳後以最其迹而後其論乃定使鄴侯亦如巡遠家子弟識不足於考据才

不足於記載苟爲陳請漏畧蕪雜無足取重必不能宣
付史館據爲典要而又無昌黎其人者一言以證明之
則鄴侯亦徒抱此區區不能自己於其祖之心而卒莫
之有濟也然則忠武之忠鄴侯之孝爲之鄴侯之孝鄴
侯之文爲之而忠武之必有鄴侯鄴侯之必孝而能文
則非人爲之也天也使天而不必生鄴侯或生矣而不
必孝卽孝矣而不能文則顛天辨寃之錄必不奏忠武
之心必不白而檜之罪亦不著忠武之心不白檜之罪
不著則人皆樂於爲檜而不樂於爲忠武樂於爲檜而
不樂於爲忠武是胥天下而入於禽獸矣天不忍人之

夷於禽獸也故畀之以文章文章者所以拯人於禽獸
之具也推而論之孔子之修春秋鄴侯之撰粹編皆是
物也故作述之事重焉顧鄴侯作之曰粹編水軒述之
曰薈萃而仍繫之金陀者何歟粹編志辨誣也薈萃志
增輯也易其名者懼亂舊也易名而仍繫之金陀不忘
祖也孝也吾觀晉南渡衣冠之盛首數諸王推其先皆
祥覽後則孝弟之流澤長矣蓋忠以其義烈之名名萬
古孝以其仁愛之澤祥百世理固然也卽如今婦孺所
共指爲忠臣甚且道說前事感憤激烈不啻欲代爲刺
刀於仇者忠武而外則蜀漢之關壯繆也顧民皆嚴事

壯繆過於忠武其後鮮克有聞者若忠武之距今且六
百有餘祀矣猶有裔孫威信公鍾琪者起於
本朝爲世名將定青海平金川豐功偉畧論者謂不愧
忠武而水軒之才余則謂其又甚似鄴侯也嗟乎明德
之後必有達人亦何憚而不爲忠孝也哉

胡明經廷璣五經隨筆序

經學始於漢盛於宋而宗主各殊聚訟之風亦緣是滋
甚夫經以明道聖人所以教萬世也自秦火後出諸
煨燼剝蝕之餘掇拾補綴其贋訛勢固難免旣不能起
聖人而親質之則惟斷之於道用以自治治人期無謬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五

於聖賢而已今乃假爲釣聲弼世之具矜其醜博致爲
大言幸前人千慮中之一失攻之以爲勝無論其未必
勝卽勝而其心則穿窬之心也聖人復起奚所逃於聞
人之律乎余謂儒者治經所以治其心也果能心經之
心行經之言則無言可也而有言亦可言經之言可也
而不言經之言亦可卽宋程氏之易本義胡氏之春秋
傳不必其果合於易與春秋之本旨顧其著書以扶世
立教之意與其生平行事不相違戾是誠無愧於聖賢
之徒卽其自爲一書亦有裨世教未容訾議而况書之
古文禮之周官皆古帝王治迹之所在其列諸經也舊

矣百世下乃欲起而黜其僞夫仍其僞未聞聖人之道
加晦也別其僞未聞聖人之道加明也而蚍蜉撼樹不
自量度者亦明知其然乃無所顧忌悍然相率而爲之
其他箋疏傳註之傳而人主出奴者黨枯竹讐朽骨耗
年壽禍梨棗益復趾踵相接而未有已誠何心哉世
既寡學人尤易欺而士之有聰明才力者

國家利祿之途收之不能盡其人類皆不甘沒沒於世
而又無得於反身爲己之學故遁而託於此以自見是
以說經之人日多而致經於用之人日少也嗚呼本實
先撥尚何枝葉之未有害哉續溪胡生匡憲其大父某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六

君亦窮經士也手采諸經漢宋諸儒之說輯爲一書未
嘗問世以之敎授其鄉而俾子若孫世守焉今讀其書
蒼萃羣言間叅己意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無臆決之誣
無舐排之習其視釣聲粥世者之用心相去誠不可以
道里計然而釣聲者聲集之粥世者世惑之而君顧泯
泯以沒刺繡紋不如倚市門不遇之感豈獨在窮達哉

松溪書屋圖序

新安士之健於文者有六君子汪君在湘其一也君以
名諸生五應省試不第棄去抱遺經誦之旁及子史百
家之學恢博貫統靡所不究足不入城市城市人亦罕

與接惟其徒五君子者從之遊則兩忘其趨五君子者
鄭用牧牧學宗宋儒戴東原震學宗漢儒皆休產也君
少同筆研嘗合刻經義數十首朴山方先生序而行之
所謂新安三子制藝是也其三人則同邑宗人稚川肇
龍以經程易田瑤田以詩方晞原矩以文皆互相切劘
務爲根柢之學而六君子之名乃大著四方知名者客
新安必得其接引爲重而君尤愛閒惡囂客非因五君
子以通者鮮得至其室獨專靜純一於學如飲食嗜欲
之不可離絕與世之學者異夫世之學者工剽賊熟揣
摩媚語言巧趨踰得則奮鱗翼乘風雲沛然而有餘而

春松閣集

卷二十六

七

君故無此利心否則弔詭驚博高自標置攘袂矯俗振
其華耀可以閉戶塞竇而煽聲譽又不然箋疏注說膠
轄下上所謂黨枯竹護朽骨窮老盡氣莫得而本者嚶
嚶然輒自謂可以萬世而君則又無此名心夫利利也
名亦利也太史公曰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
今之學者其能異是乎異於是而卒不懈於學是猶不
羨魚而結網不數獲而從禽漁獵者必竊笑之矣雖然
農者逢年賈者倍息藝者粥技傭者計直天下未有爲
其事而無其報惟責報於學往往有所事非所報所報
非所事者君故絕意仕進無望報心所謂弗言祿祿亦

弗及者也若彼五君子或舉於鄉或貢太學或猶爲學官弟子其中年最少者獨晞原耳然已四十餘矣率沉沒困厄無所遇甚者屑屑爲衣食猶不瞻而名出其下萬萬者連畛而起或且遂持衡出而稱量天下士嗚呼此天下所以多苟且之學也然則得報者不必學學者必不責報五君子豈獨異於君哉特未能如君決然舍去爲可惜耳然此亦遇爲之君倘同其遇恐松溪書屋之席亦卒卒未暇暖矣卽如僕者少孤露長而饑驅旣通籍浮沉者數十載今且老矣猶操兔園册子作三家村中老學究生活以給餽粥雖欲從君吟弄風月於溪

禾松閣集

卷二十六

八

聲松影中豈可得耶然則名山不朽之業天實畀之君矣僕雖衰頹幸未入地猶願掃除暮氣率五君子爲君鼓吹而羽翼之君其勉旃

俞桐園琴譜序

新安程孝廉易田嘗攜琴來山中爲余彈陽關平沙之操聽之忘倦并出其所作琴音譜讀之心異之而弗能知也已而又得見俞君桐園琴譜譜類世所共習者而特加詳焉桐園琴師也易田常師之矣顧其譜言法而不言音意者音其可無知與然則琴音之說其可廢與桐園曰唯唯否否夫音生於絃絃運以指指必有法循

法而後可以正音正音而後可以知音至於知音則心
手化物我忘宵然與神明俱冥然與天地合此高山流
水有心者所以歎鶴舞魚跳無知者所以感蓋不可得
而法求矣然舍法而欲蘄至乎是猶掩目思視却行
求前也且天下何所不有其始乎水之源也以濫觴雲
之興也以膚寸物之育也以胎卵木之華也以苞萼無
始而又焉得有終造化猶爾况人事乎而善始之道則
必授之以法若耒耜以爲食蠶織以爲衣規矩以爲器
律呂以爲樂推而占天之以璿璣測地之以圭臬卜筮
之以著龜莫不有一定之法以範圍其神知而使之有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九

所依亦猶琴之樓攬櫟捋縹繚撇掬擘托挑抹勾剔打
摘諸法爲調手運指者所不得外焉耳書曰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故雖聖如孔子志必以學帝如堯
舜治必以政何則學與政爲聖爲帝之法非是不可以
爲孔子堯舜且非特不可以爲孔子堯舜行仁有術齊
宣恩且及物不學無術霍氏禍且覆宗法之不可不謹
也獨琴乎哉故某之爲是譜不敢於法之外深言之懼
學者矜竒弔詭以敗吾道也不敢於法之中畧言之懼
學者承訛襲謬以誣吾道也然則某之所言始事也學
者所共由也孝廉所言終事也作者所獨得也由所共

由以幾於得所獨得夫安知不更有出於孝廉所得之外者乎則某與孝廉之所爲譜異而同同而異者與余聞而歎曰嗟乎桐園其隱於琴者乎何其言之合於道也余初聞桐園常傾囊以急友難又常獲棄嬰乳之還路遺珠鈿金釧於其主心故重之今而覺余向者猶未知桐園之深也爰次其言以爲之序俾師桐園者毋僅以琴盡桐園也可

欵識追序

巴君聖美世多稱之曰巴老梅名其詩也往余嘗爲文題其梅花冊子嗣君予籍亦能以詩世其家工畫善隸書尤精篆刻時從其尊甫執友汪明經稚川遊稚川經師也通六書之學能辨釋石鼓文字及周秦閒古篆論者謂近代鮮及嘗客京師毘陵劉少司空時侍讀

上書房傳

皇八子命摹印以進一時聲噪都下予籍旣從之遊悉受其法學益進今年夏乃取薛氏尚功鐘鼎彝器欵識法帖範金代石摹搨如薛本旣成命之名曰欵識追稚川愛而序之謂勝薛氏余視之良然余聞昌黎曰志乎古必遺乎今而篆古文也其學廢絕久矣世無師承學復不易而又不適於用非時所尚其孰從而好之好之

獨吾一稚川耳夫稚川之學於古篆其餘事耳當代一
二好古之士視稚川亦如三古法物愛之慕之摩挲而
寶貴之以爲此傳器也然而習與處者熟視之若無觀
矣甚且或畏惡而訕笑之嗚呼此有志乎古者昌黎所
爲樂而悲之者也顧予籍以少年負雋才宜乎勇於爲
人不自貴重如柳州者乃能爲世所不樂爲之學親世
所不樂親之人予籍其亦近於古者與雖然志乎古者
必遺乎今然非遺乎今者必無以志乎古篆之道如是
凡非篆之道盡如是余願予籍之毋以篆自小也今予
籍將省其尊甫於漢水之陽爲述余所重於予籍而并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七

崔氏族譜序

嗚呼崔氏吾禾之孝門也江晴秀才爲葭州牧栩谷猶
子而余兄女壻葭州子仲圭故其內行常耳熟焉葭州
兄弟三人其季弟早歿遺孤二長卽江晴也育於伯叔
父以長已而葭州亦歿距今且八九年矣江晴羣從舅
弟衣冠躋濟又各挾飛騰之才然事無內外鉅細咸取
世父進止莫敢專轍殊異以取子弟之過兄弟再世同
財余嘗樂爲人道說以爲其風近古及讀江晴所輯族

譜然後知其先有嚙指血書詞叩閭救父之孝子用克
委社於後繼繼承承世濟厥美也江晴少孤然不啻在
蔭庇下使如世之少年幸不至酒食游戲相徵逐則役
心於囊篋細碎以自封殖卽不然懷鉛握槩釣聲粥世
弋取科第爲名高幸而得之卽侈爲顯揚繼述而人亦
多艷稱之其人視同室或不啻行路者而奚以譜爲顧
亦有事此者則又攀附牽連亂宗誣祖不孝之罪抑又
甚焉嗚呼不此則彼世蓋往往然矣今江晴方少年能
爲世之所不爲而於譜又能不爲世之所爲唯痛代遠
地遷不能通知前人事卽此幸有存者而又不早加訂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士

正輯錄蠹蝕散亡後益訛舛致先世之武功孝德劬躬
燾後其所以廕庠吾世世子孫者無傳焉是蔑祖也蔑
祖者不可以爲子然則江晴之修是譜所以爲子也猶
其曾大父救父之心也昔處其變今處其常事異而孝
同吾故曰吾禾崔氏孝門也夫豈誣哉

送王十一敬亭之建昌守任序

徽郡古歙州地自唐以來號稱富州然實瘠土也郡多
山可耕之地少土穀不足贍民食其可漕以濟者江西
十之七蘇杭十之三率牽挽溯灘而上連雨水暴至甚
則撓敗廬舍蕩没人畜不雨十日輒憂旱彌月則溪涸

不可漕民且饑聞

國朝定鼎之初多山寇道梗往往有抱金玉而餒墻壁者故俗賤本富性纖嗇篤治生雖士人皆兼治商賈業於是商之雄於吳越荆楚間者歛以鹽休寧以典婺源以木皆徒步赤手致貲巨萬比於封君其不能商而傭於商者亦皆擬於商此瘠土之所以擅富名也嗚呼獸肥則獵者至魚物則漁者集夫豈知獸與魚搶攘於鋒鏑網罟之加乞須臾之命而不可得乎然而求富者猶且赴湯蹈火趾踵相接而卒莫之悟也悲夫故亭爲漁洋先生再從孫以名諸生起爲令歷江南震澤武進諸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七

劇邑治最被薦

召對

上以爲可大用記其名卽遷徽州司馬司馬閒曹也廉俸不足以更費又例不受民詞雖才噤不得施用故凡令之當轉官者樂州牧而惡司馬其得司馬者又差以徽爲善以地多富民也君下車慨然曰官當富民民不可富官且某之先人命之矣先人當易簣之夕索筆書六字授某曰寧清貧毋濁富某將守以沒世敢負君賊民忘親喪已以取罪謗哉於是絕請謁簡呼召杜倖門塞奸竇貳守率屬不阿不侵不暱其志不尸其名聽事

羅雀訟庭草深上敬下愛懽然一心蓋已四年於茲矣
今聞

命守江西之建昌也不色喜且用爲懼叩之則曰民貧
俗薄難治恐不勝余告之曰治之難易不在民而在官
官之賢否不在才而在德廉者德之基也我朝

聖訓其所以箴凡百有位者三言首曰清卽周禮六事
以廉爲本意也廉以事上上信之故志可得而行廉以
式下下化之故澤可得而究志行而不格澤究而不屯
雖欲無治不可得矣余往歲聞有白下詩人周生者來
遊黃山將歸君諗其貧卽脫所御裘以資其行已而權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古

知池州府事逼歲除幕中客有告歸省者索脩脯無以
應請於客卽以客所緘留笥中衣質錢與之其意度磊
落落故自不屑屑計此然宦且十年矣非廉吏何遽至是
則豈有廉如君者而猶不足於治歟且余聞之君曰民
不可富官君之所以治徽者信矣官當富民則將用以
治今日之建昌無疑也君而不勝任其誰勝者而奚以
懼爲惟念余以老病引退課徒新安辱與君及遜夫太
守有異姓昆弟之好而又樂茲土之山水清佳風俗茂
美欲移家來爲部民耕釣以終餘年此志未決而君已

棄我去矣遜夫賢聲久徹

宸聽其除拜度亦在旦夕人生聚散如搏沙然放手輒空余又語默殊勢分當乖分且貧病衰朽意趣殆不似今世人每默誦杜老別筵何地之句根觸生平百端交集况復素心人重閱河梁之境耶徽之士人將爲君立石乞余文以志去思諾之而未敢以報念君旣行急而余又先君作歸計益復不能自默因畧言素所心折於君者爲他日刻石張本且書之以贈異時君當凝香燕寢之暇出此册展誦一過髮鬢如見紫陽山中寓客於雪泥鴻爪間也

獻陵崔明府景昌選唐詩序

吞松閣集

卷二十一

五

獻陵崔景昌初罷贛榆令歸閉戶讀全唐詩錄其心所賞者釐爲如干卷藏之巾笥三年矣旋復起知溧水縣事將謀梓書來乞序余故未見茲選乃叩以決擇取舍之所在而景昌曰唯唯否否某非真能知詩也知詩者必其人博學多識又能知其人論其世意逆志得如與作者共切劘一室中得則相嗟賞失則相糺摘而後其決擇取舍庶有當焉某則夫何能且非獨某不能也卽如三百篇爲詩之權輿經也太史掌之朝廟歌之聖人刪之歷代儒者博考而詳說之宜無復有疑義矣然而開卷一篇或以爲美文王或以爲刺康王齊魯韓毛固

已互異其說采蘋則教成而祭之詩也禮有其文而以爲大夫妻助祭何彼穠矣則平王宜臼之孫下嫁齊桓也春秋傳有其文而以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且不知騶虞之爲官六駮之爲榆王芻編竹之爲菜竹水莫分乎淇澳沱罔辨乎荆梁指太原爲今晉地謂南仲非宣王臣此皆人物地理之班班可證而失之者隨舉其凡不勝指屈他若淫貞美刺臆度而武斷者抑又多矣夫說經且然况後此之詩授受無本知之益難宜乎讀嗣宗詠懷而不知其悲當塗之亡也讀景純遊仙而不知其傷典午之亂也讀蜀道難而不知豺狼之憂非爲工

部也讀洗兵馬而不知紫芝之喻非爲鄴侯也旣無眞解孰爲定評各是其見以進退古人古人未必受然而村嫗白傅女郎昌黎矜已欺世侈爲大言者且響應踵接矣請卽證之前明明之先爲騷壇主盟者茶陵繼茶陵而起者卽攻茶陵攻茶陵者北地繼北地而起者卽攻北地其後或兩是之或兩非之或參合其是非而兩用之卒莫有能別白而定一尊者言人人殊天下事類然獨詩云乎哉然則吾有詩而吾作之以致此紛紛者可無問也非吾詩而吾選之以致此紛紛者可無爲也然而某猶且爲之則以某向者嘗奉教於夫子矣夫子

曰詩者性情也洎其性情之人必無詩洎其性情之詩必非詩詩異而性情同言其異吾與吾且異言其同則吾與人與古之人無不同故作詩者必不屑屑於工拙也足乎性情而可矣讀詩者亦不必屑屑於工拙也得乎性情而亦可矣某用是說以求唐人之詩某於某之性情或有得焉或無得焉於是去其所無得而存其所有得者朝於斯夕於斯行住坐臥沉潛反覆於斯久之而栩栩然遽遽然如莊周蝴蝶之是一是二而不知某之爲唐人歟抑不知唐人之爲某歟則以爲某之性情存焉耳夫性情故某之所自惜也因而存之且因而梓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十七

之若云某知詩而有所決擇取舍也夫何敢夫何敢余聞而喟然歎曰善哉景昌之言詩也雖善言詩者無以加於茲矣余何贅焉爰卽次其言以爲之序云

曹明府震亭重刻文集序

兩京之文變而爲六朝其高華典貴去古爲近誥敕賤表咸用是體故金華殿中人語非塗巷寒乞相者所能道昌黎排之以矯時弊非篤論也其體始於魏晉盛於宋齊極於梁陳變於初唐梁陳以徐庾爲之魁初唐以王楊爲之傑楊近徐王近庾變而未離其宗其後玉溪猶爲六朝之餽羊而宣公實爲宋人之先河愈趨愈下

古調亡矣我

朝陳檢討擅名一時其集爲枵腹者所屬餼剿販既多歸獄作者不知檢討故盈川之雲初不可得而沒也震亭先生後檢討起而力與之角幾欲上掩前賢其學富若生畜其才雄若江海駢散諸體並入古作者之室而駢體尤爲世所崇奉汪沈兩尚書序而行之人口傳以孰者久矣已而板燬於火流傳浸寡士之欲讀先生文者往往以假觀傳鈔爲苦顧先生文不苟作所作必孝義忠烈事之可傳者可傳之事能得先生文者則其鄉之人爲多鄉之人懼板燬而先人之事遂以無傳也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六

於是請於先生重鐫舊本復增所未刻者爲如干卷旣成屬序於余余曰昔昌黎平淮西碑勒石未久磨去百世誦之比於典謨雅頌卒以不朽先生之文所謂讀萬遍抄萬本口沫手胝者已畧似之矣夫傳豈在板哉雖然此仁人孝子之心先生所不得而辭也且使世之欲讀先生文者便於購取則嘉惠後學尤先生所不得而辭也然則余何能序先生文先生文又何待余序聊述其重鐫之由用表先生仁里風義之重而爲言文之必傳有不係乎板之燬不燬者以廣其意云

順德羅孝廉天尺詩文稿序

羅孝廉以詩文雄踞壇坫者三十四年嶺南人推名宿
率以孝廉爲稱首松巖福將軍者今之杜武庫也以國
家肺腑親出爲大帥與余後先涖粵折節下士獨心重
孝廉欲延致孝廉孝廉卒不至其移鎮七閩也孝廉乃
自爲照及詩以遺將軍曰將軍欲見某某山野之鄙人
也不足辱將軍雖然厚意不可沒今行矣敢以照往如
某親見將軍送將軍行時松巖過別攜照示余相與咨
嗟久之嗟乎貴極富溢塵視儒素趨趨囁嚅奔走權要
史冊所載耳目所及皆是也如將軍孝廉者不可謂相
得益彰歟余用是心知孝廉顧以未得盡讀所著爲恨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九

順德高明府坤曰此吾治之賢者也今

皇上登極之元年丙辰恩科舉於鄉一試南宮罷歸以
親老不復出今年已六十餘矣某尹茲邑數敬禮之以
風示其邑人而孝廉之遠引遜避過於古所稱非公事
不至室者其人良足傳矣顧其人可傳而少所著述者
不傳著述可傳而無與傳其著述者或亦不盡傳太冲
三都元晏一序公其有意乎余笑而頷之未之應也茲
余卽日得替去高明府彙寄孝廉所著具書申前請余
自維固陋不足以傳孝廉孝廉亦不必藉人而自足以
傳第念明府重孝廉因欲傳孝廉以力學敦行化其邑

人如孝廉其禮賢下士猶之松巖將軍而尤爲有裨風教余何敢以去畱異則余雖不能以序傳孝廉或可以序風多士而助明府之治不亦可乎且松巖知孝廉松巖不及序而余序之亦所以成松巖之志也異日當別錄一通寄質松巖並索松巖序以復於孝廉孝廉以爲何如也

見山堂詩稿序

見山堂詩孝廉沈君某之遺稿也君爲吾浙前輩西園先生子西園先生以詞臣被知遇爲文章宗匠君日侍左右親得諸庭訓者深故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畱心於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十六

古今興衰治亂政治得失生民利病之要雅欲以經濟顯不屑屑爲經生家言詩故非其好也閒遇酒酣耳熱朋好酬唱矢口發音衆咸動色斂手推服而君顧意不自得隨手棄去逮君之沒罕有存者其嗣君往往搜羅於戚友亂帙壞壁閒積十餘年得如干卷梓而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君之詩殆異乎人之爲詩者也非異乎人之詩異乎人之詩而不本於性情者也蓋今之工詩者吾得而知之矣大抵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詩規規焉以求其合者爲能矣此無論其不合也卽合矣吾不知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詩必如是否也吾又不知

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人設生此時其詩必如是否也
使古人不必如是而吾必欲如是是誣古人也使古人
必如是而因強吾之不必如是者以就古人是誣吾也
夫古人與吾之性情不必盡同吾今日與明日之性情
亦不必盡同人且不可以今日爲明日況可以今人爲
古人乎蓋性情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可得而襲也今有
人自憎其貌之老醜而因欲追已少時肥美娟秀之狀
或遠慕古人之所稱子都宋朝者輒爲塗澤面目剪刻
鬚鬢以示於人人固鮮有不驚駭而嗤鄙之者卽令其
人引鏡自照有不面熱發赤忸怩而不自得者乎而世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三

之自匿其性情規規焉求合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者
何以異是然則君之詩吾誠不知其何如獨愛其異於
塗澤剪刻者之所爲亦曰君之性情存焉耳獨是君以
佳公子爲名孝廉負倜儻才其志甚不欲以詩傳而詩
亦幾幾不傳乃卒別無所傳而僅僅傳此不欲傳之詩
亦可慨矣君之長君抑恭與君同中壬子科用明經入
太學充八旂教習出爲永興令往常閤字於余余後抑
恭一載視學來湖湘喜其治永有聲又重其能哀先集
於散亡之餘俾勿隕墜於是君之詩不傳而已傳君之
才不遇而且大遇余於抑恭卜之矣故不辭而爲之序

云

藏密詩鈔序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冬長洲沈尚書入都恭祝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隨以其所選

本朝別裁集進

上以是集首列錢虞山詩爲不當

親灑宸翰斥爲亂臣賊子令重加詮次恭刻

聖訓弁諸簡端所以垂教天下後世之意至深遠矣原
夫詩之爲教盡於虞書言志二字志有所不容已於言
者因而質言之則爲賦志有所不能質言而仍不容已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五

於言因而卽目假物以言之則或爲興或爲比要皆以
達其志而止故曰詩以道性情由性情而有諷刺由諷
刺而有美惡由美惡而有勸戒諷刺美惡勸戒備而風
俗之盛衰政教之得失胥於是乎見故天子采之以觀
政於列國聖人刪之以垂訓於萬世故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所係其重若此後人徒
以格律聲韻當之陋矣自漢以下代所崇奉者前有陶
謝後有李杜謝以縱遊死李以汗逆廢今試取其詩讀
之謝惟工於摹寫山川景物而已其中無有也李則非
恣於宴遊則溺於神仙使與虞山之支離汎濫於禪門

釋藏以自文其醜者同一科斷固屬寃酷然坐以誅意之條則詖淫邪遁孟子之所辭而闢之者閒亦有所未免以視陶杜深醇懇摯無一言之相畔於道者不能無純駁之異何則其志殊也夫射與書一藝耳猶曰志正則體直心正則筆直獨於詩謂可羊質而虎皮驚翰而鳳啄言之不慚聞者相煽率是以往其爲患害甚大聖明用是兢兢於放淫詞正人心以上接孔孟之盛心而特於虞山之詩發之世之爲詩者夫亦可反而求其本矣大鴻臚建水傅巖溪先生今之耆儒也由詞臣歷臺諫以終養歸歸二十載復出爲清卿公退輒讀書至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五

夜分不少休年六十餘目力如少壯

陳公

上知其勤嘗垂問嗟歎久之文時竊聞而心慕焉丙戌之秋文以病乞歸告期於先生先生則出藏密詩鈔三集命爲之序文受讀卒業掩卷而歎曰吾向者見先生之面今而後乃見先生之心也已先生之詩曰江漢水之大溝渠水之微大不遺涓涓其量乃無虧高目而下耳虛以會衆思大哉知如神在昔予多師此歸滇集中之江漢詩也殘月破天光雞鳴動海色孳孳亦何爲舜跖分頃刻收羊從後鞭搏兔用全力夜氣存幾希兢兢復惕惕此重秀集中之夜氣吟也二詩直是程朱一輩

人口中語豈復可以詩人求耶其他於君親兄弟朋友之間往往纏綿悱惻情見乎辭而又若有所勿克盡者嗚呼先生之性情可謂得其正者矣夫性情者詩之府奧也由是動於其志形於其言必先自有其不可磨滅者在而後千百萬世亦遂不可得而磨滅之不然志既卑下言皆不根誇目眩俗性情益漓彭澤所云稱心而言工部所云開懷無愧辭者從未夢見猶欲以優孟爲楚相以虎賁爲中郎是烏足與先生較工拙也今

上以文思之聖化成天下誠得如先生者數輩贊宣聖謨提唱風雅於以正人心厚風俗而昌詩教其爲裨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四

補又豈徒懷握鉛鑿潤色鴻業云爾哉文少懶惰不學於此事本無所得近益衰病漸欲撥棄文字歸爲老農偶讀先生詩譬之病酒戒飲者忽聞麴香不自禁止輒復言吾志以復於先生先生其幸有以進我也

姜古漁詩序

余友禹門太守長君夢田孝廉工於詞余旣序而行之矣其季弟古漁余壻也少學於余嘗從遊京師楚粵間課以詩骨雋上而味清遠無朱門酒肉臭每脫口輒嗟賞之已而禹門守淮安歸侍五載禹門卒又三載而余女亦卒卒之明年爲乾隆辛卯歲古漁應京兆試瀕行

出詩如干首乞余評點且以夢田例請余讀之其閒多
粵吟俯念疇昔不自知其老淚之被面矣憶余之許字
以女也禹門初令吳縣古漁才六齡耳能把筆作壁窠
大書稍長從禹門於太倉蘇州淮安而其亡兄杏村時
以孝廉起家爲蜀石泉縣令一時門戶輝赫賓從咽闐
而古漁則翩翩以佳公子名然則古漁故膏梁裘馬中
人也顧獨雕琢肝肺苦吟自怡苟非得諸性情其所牽
掣而汨沒之者觸耳目皆是奚必工此窮而後工斯語
良不足爲古漁道然而數歲以來初哭其兄繼哭其父
近且又哭其妻老母含辛遺雛飲泣塵生賓榻雀噪空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五

門一彈指頃而古漁則竟窮矣嗟乎窮者不必工而工
者將必窮憂患始於識字官職折以詩名蘇白同歎理
固然乎夫古今人之窮者不必傳窮而傳者亦不必詩
傳其詩并傳其窮者其人且尸祝萬世幾與聖賢豪傑
等而聖賢豪傑如卿雲復旦大風猛士之歌又未嘗不
以詩傳然則古漁無咎工之足以致窮當憂窮而不益
進於工耳古漁勉乎哉顧余病且老退爲耕農近樂暗
默以休餘年往見世之負時望者喜爲人作序輒引爲
戒今獨於夢田古漁再請而再應之者感於心而不能
已所謂長歌之悲過於痛哭者也豈謂余言之足重哉

張太守杏莊詩序

五經惟詩之變風變雅多委巷閒兒女子言乃亦尊之曰經至與易書禮春秋等而小子有詔雅言必先所云無邪達政專對者聖人存其說罕通其義顧說者蜂起作者踵接至實徵諸身心家國閒得一言之效於用者蓋寡豈人材不古若與性情失其正而詩之本先亡也嘗考春秋時君卿大夫無不深於詩者不特季札請觀周樂能知鄭之先亡秦之必大甯俞不拜湛露彤弓穆叔不拜文王肆夏能先得聖人正樂之心均爲當世所莫及卽如夷吾誦簡書之句而掾邢紆難平仲誦大明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十六

之章而彗星罷禳楚莊以能述周頌而霸衛獻以不知巧言之卒章而亡啓狄之禍諫以唐棣藏冰之道得諸幽風而且謀帥武事也必推說禮樂敦詩之先穀穆姜婦人也能歌綠衣以答其臣之勤當是時聘問燕享歌詠有節揖讓有儀而七子垂隴六卿餞郊嘉樹甘棠之譽卻環獻馬之會彬彬乎稱極盛焉洎乎昭定世卿擅晉伯業浸衰楚氛愈熾吳越遞雄王業卑文德替此風遂凌夷不可復睹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說者謂詩亡於平王之東遷余謂平王東遷雖天子之政在諸侯猶假尊王之名以令天下雖采

風之使不下逮列國而賓主賦詩見志猶守舊章是迹
故未嘗熄詩故未嘗亡也至大夫專政而後未熄者熄
未亡者亡春秋不得不作矣夫詩始文武述王化也迄
於幽厲以著其衰春秋始桓文紀王迹也迄於定哀以
著其熄故孔子一言以揭春秋之全而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重二伯之能存王迹故專言之此孟子所謂詩亡
而春秋作之微旨也然則詩與春秋同義春秋則游夏
莫能贊非聖人不能作何獨易言詩哉降而求之惟漢
唐差爲近古本經取則則有韋孟諷諫東晉補亡沿波
討源不乖厥趨嗣宗放達淵明高潔眷懷故君異轍同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七

軌阮之詠懷云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志曹芳之廢
也陶之擬古云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志恭帝之弑
也志婉而痛辭微而顯黍離麥秀嗣響無愧有唐挺生
浣花一代詩史風雅之變此其流極至於青蓮之古別
離蜀道難漫叟之春陵行香山之新樂府則亦板蕩之
遺音也他如昌黎南山意侈而文辨廬同月蝕義正而
辭淫無當懲勸均宜舍旃畧舉數家用標法式裁量古
今萬緒一揆然後知謝眺之句不必驚人陰何之心亦
徒自苦然而論詩者猶斤斤議工拙於格律聲韻之閒
以漢晉唐宋時代之遠近爲升降虎賁中郎典型奚在

良由文武道喪風教凌替性情日汨人材日下無惑乎
去古益遠也我

皇上聰明天縱緝熙聖學陶鑄百代含吐萬象元音布
濩風流景從熙熙慕思庶物蒸變雖弁鄙朴愚之士咸
思耀於光明南風之歌仰邈前徽康衢之謠俯冠來籍
唐哉皇哉斯亦景運之所際也吾友杏莊使君爲相門
羣從沐浴日月之光者數世盛年以名孝廉吏維揚筦
離政維揚殷盛靡麗人交走恐後膠黏羶附宦忘其遷
使君去之日如其初來其守徽也徽山郡守者咸樂其
無事與之爲無事事滋廢使君至則以精勤振刷之疏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二十六

滯積修廢墜塞奸竇昌文教暮而郡以大治其聽疑獄
則鈎距不設物無遁情某鄉有老嫗及其幼子若女三
人一夕死令疑其傷類自毒以斃者使君領之密察得
殺人者既定讞呼囚母與囚訣囚與母相抱泣使君亦
泣他日爲余道其狀猶貌若有戚戚焉者嗚呼哀矜勿
喜得性情之正者也詩之本其在是矣使君雖不言詩
余固已知使君之詩今則受其全稿讀之於老馬歎而
知其能忠於重過桑園而知其能孝於哭兄勉弟而知
其能友於罵鬼而知其所惡於題門及竹窓放歌而知
其所好於焦山古鼎歌而知其重廉節惜令名至於愁

霖苦旱痲瘵保抱之心見之吟詠者幾於每飯不忘然則使君之詩非僅詩也卽其所以爲治也庶幾有得於無邪達政專對之旨與不然而何以及是異日殿邦納揆賡颺

廟廷鏘洋金石比隆雅頌非使君其又誰屬耶雖然是未可一二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聊書所見以復於使君使君深於詩者也尚其有以垂教之

吞松閣集卷之二十六

終

吞松閣集

卷二十六

五



